

卷一百三十五



東洋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之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益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五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明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編號 C4492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製非蒺藜與竹箴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
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揚公之舟以輪激水
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

以上戰陳之法下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

用兵戈戟之屬土功國中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朱熹曰春秋隱公四年宋衛陳蔡伐鄭正州吁自立之時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爲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

鏑矢鋒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臣按

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士功於國者此民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是亦可謂忍矣其卒至於敗亡也宜哉吁國風之詩皆出於閭巷之言先王命官采民詩以觀民風民之言見於詩爲治者誠能因民之言而察民之心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王天下之大本在此矣况征伐大事又可

拂民之情而必從已之志哉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

婦人目其夫之辭

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埭

鑿墻而棲曰埭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朱熹曰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君子乃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千
里勞之曰我行未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本於推已及物之恕發而為序情閔
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今君子于役至于不
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由是推之暫時之役
近地之行猶不可以無期矧以中土之人而為
邊鄙之戍沙漠互寒之塞炎蒸瘴癘之鄉一籍
邊關永無可歸之期則人之愁怨無聊也可知

矣居人上者恒念及此其去也有常時其歸也
有定限知其苦而閔其情加以恩而厚其賞則
彼雖艱苦萬狀亦所甘心矣唐末之禍起於龐
勛桂林之戍不更後世人主尚鑒之哉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菜亦作地止曰歸

曰歸歲亦莫也晚止靡無名室靡家玁狁北狄之故不遑暇

啓也晚居玁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蒲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其貌行道遲遲長遠也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詳見真氏前書

朱熹曰此遣戍役之詩以其出戍之時采薇以食

而念歸期之遠也故爲其自言而以采薇起興曰
采薇采薇則薇亦作止矣曰歸曰歸則歲亦莫止
矣然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
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玃狁侵陵之故有
所不得已而然耳蓋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
以義也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
矣

又曰卒章又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
其勤勞之甚也程子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
情也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
羊而已

臣按采薇之詩真氏已載其全篇於格物致知
之要下察民情條其言謂此戍者之情鬱結於
中不能以自懣者文王乃先其未發歌詠以勞
之如其身之疾疚焉者而臣於此不復詳載惟
摘取其首末二章而備詳程朱之言程氏所謂
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上察民情則
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斯二言也真得斯民
之情在上者誠知軍旅爲毒民之具凡有興舉

皆爲乎民非不得已而不爲及其役之也又能
深察其情知其勞苦之狀卹其飢寒之苦憐其
室家之離曠念其生業之廢墜有所用心則爲
上所知有所効力則不爲人所掩如此則彼雖
勞也而忘其爲勞雖憂也而忘其爲憂而一於
敵君王之愾而功無不成矣

詩序茗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茗陵茗之華芸其黃矣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熹曰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茗陵茗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爲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朱熹曰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不將亦行也以
經營於四方也哉

李樗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

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謝枋得曰東山采薇出車杖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臣按先儒謂茗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縱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所以降爲國風也噫人君當四方無虞之時九重清閑之燕試以二詩與先儒所論者而諷味焉其尚日思所以愛惜民力而培養元氣凡有興師動衆揆之於天道人情物理事勢苟可以已者無不已之非甚至於不得已無不已焉者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馬待其民必毋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旃旒有翩

亂生不夷也平靡國不泯也民靡有黎也具也俱禍以燼

灰燼於乎有哀國步也運斯頻也急感

朱熹曰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輔廣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感也

其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誰生厲也階至今

為梗也病

朱熹曰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輔廣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無所爭耳然不知誰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

其四章曰憂心愬愬念我土也宇也我生不辰也特逢

天俾厚也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見瘠病也孔棘也我圉邊也

輔廣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辭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臣按桑柔之詩凡十六章此四章皆士卒遭亂離而厭苦自傷之辭人君當承平無事之時而諷之於口察之於心必先有以調息而消弭之

使其厲階不生國步不頻民之居者皆有定所民之出也皆有定向不至於多矣其見病也急矣其在邊也則夫橫目而黎黎首者見其車馬之盛旌旗之美則欣欣然有喜色而不疾首蹙額以相哀相怨矣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臣按復謂除其賦役也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臣按高光皆起自兵間目見軍士之勞苦故其於死者眷眷如此也死者感恩於地下則未死者安得不大有所感乎古人於犬馬之死猶必葬之以帷蓋况兵士有功於我乎

唐陸贄言于德宗曰曠歲持父師老費財加筭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杼軸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猶曰財

不足兵不多又曰輿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

婦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

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

贄又言曰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誅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

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則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不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鋒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

敵也

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卒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用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患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唯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願厚踰數等豐約相形隔絕也斯甚

臣按陸贄之言灼見人情之古不然軍伍之事宜忽忽擾邊塞之苦楚人情之古不然軍伍之事宜忽忽如昨日事如身親履其地也而目親見其人卒苦勞頓悲啼怨恨沾於死二欲求須臾之生而不

可得也其所以爲之處且者則又如親見其人
親理其事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決然有不
可者非泛泛然而虛爲之言也後世聖君賢輔
凡贊所言皆當恒寫一通置之座右使邊塞寒
苦之狀士卒哀怨之情恒接乎目每動于心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繒帛

臣按創業之君一戎衣而有天下雖曰天命然
非人力亦不能以成也同時將士與我百戰以

爭天下致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大而又傳
于子孫世世享其富貴而無窮其一時攀鱗附
翼之人幸而生者固與我共享之矣而其子孫
亦與有焉若夫不幸而死者則是徒以一命而
膏草野何爲也哉此古之帝王所以旣用人之
力必卹人之身非徒卹其生而必卹其死也繼
世之君坐享富貴者尚體祖考之心而毋忘其
富貴之所自哉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赫平日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死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剗鬻魚鱉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
乎

臣按此蘇軾代方平所草之奏也人君有欲用
兵以廣地而雪憤者觀此亦可以惕然于心矣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

自與士卒同其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

後報也朱熹曰巡三軍拊撫而勉慰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此語出左傳此意也少不得

臣按孔子曰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解者曰體
者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此言最善形容
夫人君之於士卒雖曰勢分懸絕然其好惡則
初無以異人君誠能設以其九重之身而處夫
四塞之地而察其好惡之情切切然形之於言
孜孜然念之於心恒使萬里之外如在咫尺之
間邊塞之境恒在殿陛之下有情而無不達有

功而無不知有屈而無不伸則凡為吾禦邊而敵愾者豈有不盡其心也哉或者之言所謂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此就下人而言大義固當如是也若夫居人上者不能體情以盡下而惟責下之盡義非所謂以人望人也朱子所謂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非但為將者少不得也而為君者亦豈可少哉

以上察軍之情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遏盜之機上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之事以施搏盜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賈公彥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為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為什以此什